

第十三回 聽讒言公庭參岳丈 走捷徑私室說椒房

詞曰：

香影處，風弄小池波不卷。繡簾看燕子，滿盤珠露落新荷，無奈睡情多。

右調《望江南》

話說聞生聽了胡同的話，不肯與方公乾休，便道：“他如此可惡，竟使暗毒。我偏明做。為了這個官誤了妹子，我如今就把這個官拼著他。”左思右想，說：“我不如參他一本，方出我之氣。”就連夜草起疏稿，其大概道：

翰林院侍讀聞友，為真陳諫臣不職、賄賂夤緣、比常不法事；山東道御史方正性原剛復，學復詭異，廣布爪牙，大作威福，視正直為仇讎，置奸邪而不問。與禮科給事中錢宸交通不法，比黨作奸，既賄賂以置之巍科，復夤緣而援這同列，假朝廷之大法，報一己之私仇。此二臣者，皆不當列之納言、置之要地者也。伏氣皇上著法司提問，如果臣參不實，乞加臣罪云云。

聞生寫完了本，竟往通政司去上，宰相看了本道：“聞友新進翰林，怎麼就參起言官來？”欲待批壞他的本，又見皇上十分殊遇，只得將本擱著，不發下來。

聞生上本之後，雖然出了氣，又不見旨意下來，心中思量胡小姐，悲悲切切，就上本告病，一連兩疏不準。起初假病，後來竟成真病起來。自胡公審後，就來見沈刑部。沈刑部道：“前日胡朋口中一語不涉及令母舅。只是他說不唯沒有詩，且並不叫做胡朋。我因老錢面上不好意思，將他夾了兩夾，他抵死不招。後來到國子監去查他名字，果然是胡同。我如今就復本上去。”因拿出書稿與聞生看，寫道：

刑部一本，為交通逆藩、意圖不軌事：前準刑科抄出禮科錢一本參濟南知府胡宗堯與侄胡朋交通齊王，奉旨著刑部勘問。等情到部，臣部審得胡宗堯係直隸上元人，並無子侄。胡朋係徽州歙縣人，現有國子監籍貫可查。姓字偶爾相同，叔侄更屬子虛。雖胡朋作奸不軌，胡宗堯似不知情；況胡朋今已改名入監，科臣所參胡朋贈答之詩，臣部嚴刑重究，抵死不認，似難懸坐。胡宗堯並不知情。合行仍復原職。胡朋亦應釋放。臣部未敢擅便放宥，伏候聖裁云云。

聞生看了，謝了沈刑部，回報胡公。胡公大喜。過了幾日，旨意下來：“胡宗堯既不知情，著原官起用。錢宸指參不實，本當重處，姑念諫職，著降調外任用。餘依議。胡公看了旨意，不勝大喜，立刻出獄。

只有聞生的病一日重一日，茶飯不餐，懨懨待斃。醫生說道：“此係七情所傷，非藥石解愈。”胡公見此光景，十分感激他，又十分著忙，只得泥佛兒勸土佛兒，說道：“賢甥，事已至此，你也要自己宥解。我自己親生女兒，況且止得一個，難道我心中不苦？只是無可奈何！”說著又哽咽起來，不指望勸人，自己已先哭起來，引得聞生愈發悲慟。胡公沒法處置，與花引賢商量，叫他沒法解勸他。花引賢道：“心病還須心病醫，令甥老爺為令媛的情真，叫晚生也設法處置。他素與醉雅雅相好，如今做了官，一向不曾去走動。不如勸他去走走，或者好了也不可。知。”胡公道：“隨你怎樣，只要勸解得他便好。”花引賢千方百計，說了許多鬼語，勸他到醉雅雅家去。聞生道：“我向來不過無事，偶然遊戲，如今方寸已亂，哪有心想花酒。”花引賢見他不肯去，又對胡公說道：“令甥老爺連去都不肯，如今我去請雅雅來罷。”胡公應允，便把雅雅請來。

聞生見雅雅進來，就在臥房中坐下。雅雅道：“老一向不會，為何有些貴恙？”聞生歎了一口氣道：“不要說起，這是我前生之事。”雅雅道：“適纔老花對我說，老爺因胡小姐點了去，所以如此。夫妻之情，難道老爺不苦？但事已至此，苦也無益。況且老爺又未曾成親的，老爺如此人才，又是玉堂貴客，別尋親事，自然也有與胡小姐一樣才貌的。”聞生道：“說哪裏話！晉人說得好：情之所鐘，正在我輩。表妹選去，我有誓在先，情願終身不娶。隨他甚麼人，我也總不娶了。”雅雅道：“不是我離間你骨肉，你如今如此為他，小姐明日進了宮，皇帝寵幸起來，只怕也未必如此為你。”聞生道：“他也斷不負我。縱使他負了我，我也斷不負他！我生來多情，與曹孟德相反，寧使天下人負我，無使我負天下人。如今男子薄倖的多，不要使人說我也是薄倖之輩。”雅雅點頭歎惜道：“難得，難得！聽老爺這一番話，使天下女子都要感泣。前面的話，是我唐突了。”

僕人恰好送粥來，雅雅勸他喫粥，聞生道：“我胸中塞著一團，一粒也喫不下。”雅雅見聞生如此光景，大是不忍，想了一會，忽然大道：“老爺，我倒有一計在此，未知如何？如今戚娘娘最承寵幸，我思想讓我去說他一說。明說茜苔小姐十分才貌，天下無雙，若一入宮，恐怕要奪了娘娘之寵。他是聞翰林原配，若得內中降一道旨意出來，還了他，他又十分感激，豈不是好！此計如何？”聞生聽了便道：“雅老若果如此，則聞友舉首加額，終身不敢忘大德了。”雅雅道：“老爺好說。明日是戚太太生日，就去對他說，再來回你的話。”別過了聞生。

回到家中，打點了禮物，次日絕早，就到戚皇親府裏來拜壽。只見車馬填門，拜壽的人挨擠不開。雅雅素常在他宅裏來往，逕到裏面來，見了戚夫人，叩下頭去，說道：“太太千秋大壽，沒甚麼孝敬，幾件粗點心與太太賞人。”戚夫人道：“你來就是了，怎麼還要你拿東西來？”雅雅道：“有甚麼好東西，只好談個壽詞兒孝順太太罷了。”因問道：“今日娘娘裏面可曾賜出甚麼來？”戚夫人道：“還不曾。”又過了一會，只見家人進來說道：“娘娘差出孔公公來了，要進來與太太拜壽哩。”就把御賜的物件搬將進來，有元寶十錠、彩緞二十匹、御酒等許多物件。到了午後，外面一班戲子唱起《長生記》來，戚皇親陪著許多公侯駙馬並眾官員們喝酒。裏面又是一班女戲並雜耍跳對子，戚夫人陪著許多夫人小姐。那個富貴熱鬧，真個無比。正是：

東閣邀賓，西園載酒。鸞笙鳳管，歌如流水行雲；玉鈿金鋪，宴盡山珍海錯。公侯陪侍，相向稱觴。真是天子之下一人，果然萬民之上無比。

那日飲酒，直到半夜纔散，雅雅就在戚皇親家歇了。到了次日，雅雅就拿起琵琶來唱了一套。夫人不住的贊好，因對雅雅道：“前日做琵琶詞的那個舉人，聖上到俺們家裏來，聽了他的詞，說他做得好，問了他姓名，就與他一個官兒做了。前日來拜謝俺們老爺，我在屏風後瞧他，原來小小年紀，好個人品兒。”雅雅就乘機道：“如今害病在家裏，只是早晚要死了。”

戚夫人道：“三五日前還在俺們家裏喫酒。害甚麼病，就要死起來？”雅雅道：“他害的病盧醫、扁鵲也是難醫的，只好死罷了。”

也怪他不得。”戚夫人道：“這怎麼說？”雅雅道：“他有一個表妹，是胡知府的女兒，名字喚做茜芸，今年十七了，真真十二分標致，隨你甚麼人見了他，都是愛的。我前年在蘇州時見了一面，連我也直想到如今。琴棋書畫不消說起，詩詞歌賦件件皆精。自小許與他的，因母舅緣事同在這裏，不曾做親。前日聽見點選淑女，就趕回去做親，不想朝廷授了他官，不得回去，被何太監強選了，他聞了這個信，所以害起病來，如今只願自己早死。”戚夫人道：“世間有這樣有情的男子。他如今做了官人兒，又生得好，另娶一個怕沒有似胡小姐的？”雅雅道：“聞爺雖然有情，胡小姐的才貌果然天下無雙。天下男子只愛的是標致，我們走得人家多，從不曾見有如得胡小姐的，他如何肯要別人？譬如聖上，如今因娘娘美貌尊寵起來，連六宮粉黛都不要了，你看明日胡小姐進宮，聖上也要寵幸他。”說到此處，就住了口。戚夫人道：“寵幸得怎樣？怎說一句、留半句？”雅雅也不出聲。戚夫人道：“有話便說。”雅雅道：“太太不要怪我多嘴，如今娘娘的寵幸，六宮第一，無有出娘娘之右者。萬一胡小姐入宮，聖上一時看中意了他，不要說寵幸得與娘娘一般，只分了娘娘的寵卻也不好。皇帝的性格有甚準繩，又不好與他爭、又不好與他鬧。太太是博通古今的，古來多少寵冠六宮的，後來被新進奪了寵去，冷落長門。如今世上男子不好，只是不要把標致的與他看見，纔不生心。如今娘娘在深宮不知，太太在外面曉得了，也該與娘娘慮個萬全纔是。”這一番話，說得個戚夫人目瞪口呆，正是：

莫說蘇張辯，閨中亦有然，

好憑三寸舌，說就百年緣。

戚夫人被雅雅說得如夢方覺，說道：“你的話句句有理，只是如今如何是好？”雅雅道：“這有何難！只消娘娘裏面分付太監，說胡茜芸原有元配，係大臣之婦，著給還了他，不要使他進宮便了。聞翰林又終身感激太太與娘娘之恩，豈不為人為己，一舉兩便！”戚夫人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我就寄信進去，與娘娘說知。”雅雅要等他回報，就住在他家。得到傍晚，宮中秘密傳出一個信來，說：“此事十分要緊，但裏面不便無因降旨。教他丈夫自上一個疏來，我叫司禮監批還與他便是。”雅雅得了這個信，連忙來見聞生。

聞生自雅雅去後，病就好了些，因兩日不見回信，正在那裏著急。聽見雅雅來，連忙跑出來迎著，問道：“事體怎樣了？”雅雅欲待急他一下，因見他著急得可憐，便笑出了聲。聞生見他笑，便道：“雅老，妥當了麼？”雅雅就把這些話細細說了一遍。聞生快活得手舞足蹈，說道：“雅老妙法，真是當今陳平、陸賈，何異我前世的親娘！”雅雅道：“今日聽見了這些話就如此快活，昨日將人家理也不理。我們也曾有情在你身上，可見著鬼？”聞生道：“是我不是，過會兒請罪罷！”雅雅道：“你心裏哪有我們，不要假惺惺。”聞生笑道：“你如今是有功之臣，我怎敢忘你？”就來與胡公說了，彼此大喜，連夜草成一書，次日上去。

到第二日，就有旨意，聞生抄出來一看，旨意道：“胡氏係聞友元聘，著司禮監傳旨給還成親，該衙門知道。”聞生與胡公看了旨意，十分欣喜，單等何太監來。過了幾日，何太監到京，聞生連忙來拜何太監，就將旨意與他看了。何太監不敢有違，就叫小內侍傳與胡小姐。聞生別了回來，登時要打轎去迎。聞生之意就要成親，又不好說，在花引賢面前微露其意。花引賢就對胡公道：“老爺此番之喜非同小可，令媛選了去，又欽賜回來；聞老爺害了這場大病又好了。死而復生，離而復合，真是老爺之福！如今奉旨成親，不可待慢聖旨，今日日子甚好，就成了親罷。”胡公道：“成親也使得，只是他母親不在，如今也罷了。”就對聞生道：“今日既奉了聖旨，你就成了親罷，若再耽擱，恐怕有變。雖然不告父母，也可以從權。”聞生大喜，當時備了花轎、鼓吹，自己穿了公服，胡公也穿了吉服，在家裏等候。許多同年、同寅聽了此信，都來賀喜。

少頃，轎子到了，聞生就象拾得異寶一般。一同拜了花燭，送到房中。聞生自揭方巾，一面揭，一面說道：“妹妹，這幾時愁壞了我。為了賢妹，我也幾乎不起。”小姐一言不答。聞生仔細一看，喫了一驚道：“你不是胡小姐！何太監這斷可惡，如何換了！”正是：

合浦珠還日，延津劍合時。

畢竟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